昭代經濟言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昭代經濟言

(一)

陳子壯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昭代經濟言序

經濟以言幾乎。言以經濟幾乎。皆未至以貌物之載。相財之胥也。夫經可言幾。濟可言幾。爾爾雅雅之葉。帛帛布布。綸綸組組。可謂曰經。如沼石桴長硤犂奴墨禽木翰田稷菟蜚。可謂曰濟。雖然泱泱爾。麗麗爾。忽忽爾。比比爾。下而且期期爾矣。可謂曰言。昭代溯高帝橅圖。來許差三伯白若昔大猷肇稽煜如也。自天載坤輪。椒聊璿派。赤楓元點。而綠衣、黑衣、緹衣、黃衣、而金關玉關、龍荒、龍海。迄五金、五兵、五鬼、五酉、五騎、五儲。迄九吹、九拜、九劉、九屬。掌果洞屬。則傚之矣。言乎哉。茲降自今。亦煜如也。要三則盡之。准先遲之樸蒲不脂也。彰上下之而流衍不歷也。蹇迍迂之沐澤不量也。要言亦三則盡之。朱洒蒲之蒼蒼也。楓覿補之涇涇也。則簪綸金懸矣。庸庸否否。則左官名藏。爲旌爲說矣。其他婁憂周恤。涉涉一方言則蘇者。俶載良耜。手如風雨矣。然措儕折閱。貴鮮贏囂。微與手藥。或罔望而戚號。或壺佩而帚享。般般歲輪洵也。勒茲版章。不又多乎哉。吾則句股之麟象。紀三謳一姚樂稽讓二休哉。經儗儲矣。赤文昭吉凶。黑文較勝負。犧之全也。放重德允。而禘元武力。致而郊鼒之受也。蔀里告之。石金登之。徹之綱也。體三之。威三之。籥七之。敍九之。風之披靁之出也。占於隅焉。占於中睨焉。麾之節也。茲續襲七縣國。行國詢乎券矣。鄙之符矣。思皇天虞心之憂矣。大克艱厥也哉。大克艱厥也哉。曰又多乎哉。天啓丙寅秋九月。南海陳子壯題。

昭代經濟言序

士大夫目不闚汲邱之祕。如隙中數鴻乙而已。如持敗橐。囊雲霧而已。安能破蜂之房。出蟻之穴也。予自束髮便墮帖括。曰中一切墳典邱索。俱庋殷公閣上。謂今人讀書。不過冀一得。當取世資。收名實而已。自後上公車。歷齊、魯、燕、趙之區。慨然有龍門氏肆歷文章之志。於是取今古著作。人口膾炙者。靡不呼子墨而匯之簡册。雖未能漁獵百家。縱橫千古。而豪舉自命。庶幾鼎鬱斑豹矣。我國家崇尚儒術。功業炳弈前代。如宋、如方、如楊、如商、如李、如王。諸巨公者。封事所陳。書牘所載。石渠天祿之所藏。野史稗編之所記。未易更僕。獨明卿太史。以奇賞行世。而豎儒眼界稍開。去年秋濤太史。以經濟言行世。而淺儒藿腸稍腴。今秋復以昭代經濟言。商略可否。恆輾然曰。荷珠襤錢。嬰兒所寶。不可以欺識者。何復效此夔夔者爲。予曰不然。中郎祕寶。要不在多。譬如塊琮半鑑。出之土花浪宅之中。千百年後。猶爲世瑞。況此爲敷奏之典。旋蒸旋賣。奈何以爲末駕而迂之也。近世瞿、薛、王、唐。徒費揣摩。苟非洛陽涕泣。閣上元經。何以稱尊經嗜古之士。使作者勝地自超。良御之掌如舞。良弓之指決拾。安知不經經爲緯。道道爲轂也哉。予神盡秋濤太史。如大小巫猝姤。其遴次定爲士林珍豔。先輩有言曰。天下治平日久。思報國家。唯有文章。太史以昭代名選。非卽太史之所以經濟今日乎。書成予展讀之。向時肆力文章者。祇覺迂闊無常。遂次太史而簡諸末。天啓丙寅臘月。浙汜渭璜陳鼎新書。

昭代經濟言目次

卷一

宋　濂

章服議

治河議

劉　基

天說下

葉伯巨

萬言書略

王叔英

資治策

吳　沈

孔子封王辨

卷二

方孝儒
釋統上
釋統中
後正統論
深慮論
周忱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李賢
禦戎疏
修建國學疏
王瓊
漕例疏
吳仲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卷三

商輅
邊務疏
岳正
正統己巳歷議
章綸
養聖躬
勤論政
惇孝義
唐龍
均田役疏
儹運糧儲疏
陸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
馬文昇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何喬新
　與彭學士書
黃潤玉
　郊社議
卷四
于　謙
　議團操
　議和虜
　備邊覆題
邱　濬
　獻言圖報略
　蜡祭議
　郊祀議
　銓選議
楊守陳

廟制疏
何　塘
民財空虛疏
鄭善夫
請改歷元事宜疏
彭　韶
進鹽場圖詩疏
倪　岳
祧廟疏
劉大夏
議行武舉疏
卷五
王世貞
備虜疏
邊防

和戎
宗藩
古今鹽法通紀序
季札
岳飛
文天祥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正士風議
讀元史
李東陽
議邊軍入衛疏
張元楨
勸行王道疏
章懋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賀　欽
陳言治道疏
韓　文
會計足國裕民疏
孫　仁
停止鎮守內官疏
卷六
羅　倫
扶植綱常疏
宋文丞相祠堂記
楊一清
馬政疏
王　鏊
制科議
邊議八事疏

講學親政疏
儲　曜
馬政利病疏
蔡　清
時政議
席　書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徐禎卿
崇化論
卷七
王守仁
申明賞罰疏
陳言邊務疏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林　俊

慶幸討戮叛賊疏
張孚敬
孔子祀典疏
廟議
病痊陳奏
卷八
金　肅
節論
說吏
務眞
李承勛
條陳弊政疏
論知人安民疏
胡世寧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守令定例疏
李夢陽
應詔上書
桂　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卷九
楊繼盛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諫馬市疏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
攷察御史疏
皇甫汸
原墨論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陳　建　建都論
卷十
徐　階　椒山銘
張居正　省議論
振紀綱
重詔令
覈名實
固邦本
飭武備
論邊事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高　儀

議便殿親政疏

再請東宮出閣疏

議停買玉石疏

愼臨幸疏

三請册立東宮疏

議典禮

張　含

虎銜魚說

卷十一

沈　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孫　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疏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鄭　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皇明四夷攷序
皇明北虜攷序
高　拱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伍袁萃
上首輔書
郭子章
都論
馮奕垣
治河議
卷十二

馬　馴
破虜疏
減賦疏
上兵部止兵
安置流民劄
馮　琦
爲行取原議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爲災害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疏
東省防倭議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
万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
卷十三

海瑞
直言天下第一事
張棟
陳邊事
王家屏
爲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疏
爲愚戇冒威禍延朝省乞恩蚤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疏
爲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幷乞矜憐愚戇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疏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律呂元聲書議
汪道昆
北虜紀略
卷十四
謝朝佐

冊立東宮
星變修省
御史巡行切務
勞堪
城塞說
民堡說
虜情說
許國
實邊論
李廷機
九邊屯政考
王錫爵
復河套議
董其昌
防河議

何宗彦
防海固藩議
祝萃
河工告成疏
請上親禮儒臣疏

昭代經濟言卷一

南海　陳子壯　纂生撰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謚文憲。

章服議全

歙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朵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傅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四五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朵。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歙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

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衮。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衮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元表繅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歛儒舉以爲言。則羣起搤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言是也。宜以禮官爲正。

治河議 全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南倉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歧爲九派。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尙淸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卽闊隁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立龍門。南到華陰。東下

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釐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砦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

劉　基字伯溫別號郁離子處州青田人封誠意伯諡文成

天說下全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霓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癘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焉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通經術陞入太學中分教河北子弟

臣觀當今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曰用刑太繁曰求治太速何以明之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聞於經傳并前世已用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日者臣敢抗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成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衞士之盛臣恐數世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尙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以制假以兵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

此臣之所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尙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爾。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

得哉。近者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敍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愼。動遵法律。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繁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

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今賊人僞四太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緊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

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迹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

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尙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尙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淸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風雨及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尙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歷官至翰林修撰。

資治策疏刪

臣竊觀天下。凡有害於財者。恆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末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業均一。後世井田旣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使民有恆產者。自唐以後。恆產之制不行。强富兼幷。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

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恆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册徇私。以肥爲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爲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哉。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以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靜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

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牟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積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義。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可知矣。今天下賦斂之難平。積儲之難豐。亦由於斯。此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猶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寖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因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土地

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遺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制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獲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於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爲浮糜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病疾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欲竭己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偏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吳沈太祖克婺州擢爲訓導

孔子封王辯全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

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乎。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時。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禮。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

也。權得罪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昭代經濟言卷二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官至侍講學士。

釋統上 全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奸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

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尙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愼也。季子然以仲由、冉求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然。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爲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而□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全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

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以其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懼。

後正統論 全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

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謂之曰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常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爲□□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徵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三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見其徵。欲斷自部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也。無君臣則入於□□。入□□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之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

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服聞□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食飲。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顧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也。何也。□□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龍、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弒

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王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者。□□□□□□□□□□□□□□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也。夫□□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囓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間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於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

乎。曰。□□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與蛇龍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宵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其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荊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强。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然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深慮論 全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吾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

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之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至於亂。不如固守而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豐矣。故國有治於疎略。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略者爲愚。而不知疎略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周　忱字�houi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襄。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全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士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攜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窴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嘗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

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衞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閒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衞。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塡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眞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栱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佔者。太倉、鎭海、金山、等衞。青村、南匯、吳松江、等所。棋列于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衞所堅然不

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役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句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爲行童年紀强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揑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之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之人僥倖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

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册。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濁。不覺瀆瀆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李賢字元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文達。

禦戎疏　全

□□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銃。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銃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銃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

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乃克有濟者也。

修建國學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材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迺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尙。於是天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辟之

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居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尙可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愼。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愼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與廢舉墜。重選師儒。厚加眷注。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尙書。

漕例疏全

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裹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幷中都留守司衞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衞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裹河由儀眞、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淸、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衞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償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衞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衞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衞天津三衞通州四衞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宏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閒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衞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于空閒衞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衞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迴在衞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衞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幷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于各衞所折銀減下船內輳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秸之制最爲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該南方糙

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收之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與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眞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過船裝運儀眞壩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僱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過有輕重於其閒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吳仲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全

臣竊惟北□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宣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切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慄脆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陛無閒遂成驕矜之

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枵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於猛虎。納生人於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山海關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勸。曷勵將來。馴至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命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爲今之計奈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裘帽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窩。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剜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即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脚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何□□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況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昭代經濟言卷三

商　輅字宏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正統九年狀元。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傅。謚文毅。

邊務疏　全

題爲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夤緣在京居住。卽日獨石宣府等處多係新撥各處幷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家室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幷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惜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

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幷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日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准言。乞敕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幷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敕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册。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完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荊、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未

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荊、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生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計。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可。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將保定眞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衞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岳　正字秀方。別號蒙泉。順天滄縣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常。謚文肅。

正統己巳歷議　全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卽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歷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歷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歷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夫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歷曰。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歷掀然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歷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歷爲忌也。後果有士木之變。

章　綸初名嵩。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官拜吏部侍郎。贈尚書。謚恭毅。

養聖躬全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惟皇上一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於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立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孝本女入宮。魏謇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

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勤論政全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至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敕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尙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悼孝義全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

孝之可法如此。唐元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册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況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册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册世子母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旣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諸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唐　龍

均田役疏　全

切照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收糧均而民不稱病。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册時。賄行里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揑作寄莊者。在册不過紙上之揑。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鬬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安爲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弔。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釐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併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於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邊衞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詭田糧。量弊深

者。挨田丈量。輕者挨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丈量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崩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塡實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册。各十本。每甲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册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併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儹運糧儲疏 全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運把總。尤漕運要宜。裒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切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衞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衞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幷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剋減之弊。粉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荆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

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荆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衞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衞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荆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二曰愼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衞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運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也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譬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懵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衞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可不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齎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

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與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徵。幷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儲。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卽給領。俱眼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陸　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　全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輸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結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況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

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靳惜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権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竈丁苦于兼幷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場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幷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翦而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之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贈太師。謚端肅。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爲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有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公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册。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其于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衞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

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僱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衞前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支全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挪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衞。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況六箇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强。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衞軍人。盔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衞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衞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猶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尙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

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强。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大衆。遞送□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而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强。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悔。不足慮矣。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肅。

與彭學士書全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奬予太過。益增慚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而强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脂韋婾婀。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鎭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與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之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而知也。愚竊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俗頹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

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以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今日試觀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比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黃潤玉

郊社議全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又按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坎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祭天而幷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祇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竝言

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

昭代經濟言卷四

于　謙字延益。錢塘人。景泰時。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

議團操疏　全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恃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致廑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二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領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衙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名姓、衙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爲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

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載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幷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飾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軍官。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哉。

議和虜疏

據鎭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廷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於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來侵則相機勦殺賊遠遁不貪利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

備邊覆題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尙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愼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敕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邏勦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鎭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警急難以支持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衞留一千馬邑留六百陰山留五百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爲耗蠹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雁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鎭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幷令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

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邱　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景泰甲戌庶吉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

獻言圖報疏略　刪

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變之可乘。上纔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爲倖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入。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此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禮義以絕姦邪。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宏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樸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樸。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蜡祭議全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郊祀議全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祭。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

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如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銓選議 全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恆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似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恆少。而愚不肖者恆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爲衆也。是故人君爲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

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常不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其如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政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佞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廢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雖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廟祭疏刪

往者欽蒙敕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及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同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卽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元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幷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幷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

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與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幷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能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故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合尊。至祧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慨。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

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言哉今之議者牽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定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可同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以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則亦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尙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則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强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以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

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何　塘

民財空虛疏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於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疎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繁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者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繁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以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卽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敕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資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常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句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句。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幷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祗候、弓兵、皁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砍柴薪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鋪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

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切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略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法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爲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爲治者所當念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賄贈之禮。竭力營辦。

甚至稱貸爲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桑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爲貪饕。小民則務爲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爲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卽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

昔孔子適衞。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尙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無地可耕。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濟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敕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敕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具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

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鄭善夫

請改歷元事宜疏全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奉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歷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元。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於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歷。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有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

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須要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尙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

彭　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進鹽場圖詩疏　刪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農事爲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

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曠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傷。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

倪　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四年進士。歷仕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謚文毅。

祧廟疏　全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而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謚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

祖皇帝神主義當舉祧宜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明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敕奉遷官祔葬於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九年庶吉士官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忠宣

議行武舉疏 全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之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維之周自閣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

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衞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閒。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由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隱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

例。少加益損。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喻。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必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

昭代經濟言卷五

王世貞字元美.別號弇州山人.瑯琊人.天順時.仕至青州兵備.贈尙書.

備虜

刪

今天下北創□.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飮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摽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溼疾也.猶蹈之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蹦三輔門闔.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

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目中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嘆曰。事可知矣。歸散資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邊防 全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爲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羯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也。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徼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雄騎錯落。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勿能拒也。退勿能躡也。叩關內勿能要也。門戶摧折。手足痿疲。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

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鎭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蒙。不合則爲掣。且名雖爲帥。所統人不過三千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矣。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徼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鎭。而二鎭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參、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鎭。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鎭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鎭。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鎭而予之。而不爲之參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番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鎭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番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韋皐以蜀。而不虞番。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鎭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和戎全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胄則言征伐。此其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胄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謂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强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十數焉。堅者

擢。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眞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直。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能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祉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强大。鬬騎雄烈。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册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徼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百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滅戍。可以乘郤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無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宗藩　全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

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衞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千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鎭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姻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桑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巖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玉葉之懿親。無罪而圄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溪不得德、向、蒼、虞。皆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

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遷延以冀代。要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養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可支也。

古今謚法通紀序 全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嫩而行有愆。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嫩愆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夏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夏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

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衞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臣不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卽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十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衞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衞敝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鞮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爲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卽賢弗謚也。

創造之公侯伯而弗謚。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以上非賢。弗謚也。三品以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敍。庶後之司國是者有考焉。

季札全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詐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剖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迫。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極亂而亟定。數衄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尙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也。

岳飛全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

報讎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彊敵乘於前。而嚴僇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尙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爲之左右掎角。劉錡、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於高宗也。

文天祥 全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萃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滄。遇李恆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宏範以敗。凡天祥之所以用將。皆非恆、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至宋。宋自朱仙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婦弱息。以與貴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

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數起者。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閹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公者矣。卽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卽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祼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閹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全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爲帝者。茅茨不翦。土堦三尺而已。都、俞、吁、咈於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生樸歛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旨所鄉。敢據臆悃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爲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而慓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汚。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渝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澳披而穌也。中之悴者懌。閟者暢。其憯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毗而木暴落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愼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爲盛。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尙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而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也。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徂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爲未盡也。人孰不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恥。人知尙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令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於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尙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聖明攬斷。宮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

社、倖途猶闢。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於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間。蔑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强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卽有人臣守之。未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揆邪。而陰爲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於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於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旃之士。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紈鄙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於蘧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檢、柳、枳、棘。亦且熒裁就矩。風於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欲徒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讀元史全

彊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蝥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洽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餧虎也是故弭之以強有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昧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明而不復有嚴斷鬬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滅肉酪侏儒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齕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滅肉酪侏儒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奈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偸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吉士。贈太師。謚文正。

議邊軍入衛疏　全。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汚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治。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張元禎天順時以神童稱。舉庚辰選進庶吉士。官至太常卿。兼學士。

勸行王道疏　刪

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乎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在心。日月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漸泯。人心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爝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己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愼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況於人君。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爲之際。必使私欲無容。天理無息。程子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卽天德也。此卽愼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

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卽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眞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而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無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

羣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庶吉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全

臣聞鹽之爲用乃民生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卹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融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州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即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開給而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收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

鈔。使民受一分之賜。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即繳引。仍將前引。影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預防者也。五曰。禁治鹽徒。夫鹽商之夾帶影射。固私鹽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亦私鹽也。亦有座船江船。水夫船戶之屬。隨其攬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爲羣。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有不肯者。則將私鹽丟入船內。口稱巡捕。稱嚇取財。浮游之際。遇有客船遭風及孤船無侶者。即便擁衆登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被傷。及至奪其所有。乃復飄然長逝。江面闊遠。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皆被劫奪。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昔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爲之所。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賀欽字克參別號醫閭先生遼西人成化三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陳言治道疏 刪

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灑掃供養併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掌職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昔古帝王同條共貫宜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搆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買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息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賄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眞大有爲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鎭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贓。各邊鎭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贓官吏。自不能容。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逆之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夏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按。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宄。愈無忌憚。蓋鎭守將官。既賂鎭守內官。而鎭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賄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

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若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之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爲姦宄之地。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

韓　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加太傅。謚忠定。

會計足國裕民疏　刪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鞾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甯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定、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陽、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

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年時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災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數十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乞敕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爲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尙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況土官視爲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遠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描陪之俗。概指賊蹤。而平民償賊數倍。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君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慈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爲世守也。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投獻。果何爲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人也。而太監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爲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魚戶。私通土官之賄遺。括索官軍之答賀。剋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爲常。而無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

日摽某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嶓峨、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幷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竊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爲朝廷心腹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衞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在中國猶以爲病而況邊夷乎況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走之勞供億之費已不貲矣況未必然乎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行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